

霧峰林家的女性學佛人

——以台中靈山寺德真法師為例

蘇全正*

摘要：

霧峰林家在臺的發跡歷程，由地方豪強經歷清初林爽文抗清事件的頓挫及其後遷徙至霧峰重整崛起、沒落，家勢幾度起落，由傳統地主階層因軍功而晉身官宦之家，清末則藉科舉功名的取得轉型為文教型家族，日治時期則藉由推動台灣民族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而成全臺舉足輕重的領袖家族之一。

面對家勢起伏、政權遞嬗所經歷的人世滄桑，增強部分族人對宗教信仰的依賴，即便舉人出身的頂厝林文欽，對於前途未卜亦為之迷惘，而求之乩卜，以定行止。有感人世無常，吉凶禍福難料，因此與宗教結下不解之緣，乃有家廟青桐林觀音廟（靈山寺）之設置，日後經其子林獻堂及林家女性學佛者如陳薄燕（德新優婆夷）、許悅（德真法師）、林吳帖等的參與和經營，成為今日台中地區重要的淨業專修的女眾道場，

* 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審查辛勞和高見，使文章得以進一步修訂，惟文責仍需由筆者自負。

展現霧峰林家¹在政治、經濟、文化事務以外，別具特色的宗教事業和發展。

關鍵詞：霧峰林家、靈山寺、德真法師、林獻堂、李炳南

The Female Buddhists of the Wufeng Lin Family

— An Example of Master Detsen of Wufeng Lingshan Temple, Taichung

Su, Chuan-cheng *

ABSTRACT:

The Wufeng Lin Family underwent rises and falls. They rose in Taiwan when they migrated to Wufeng, Taichung after Lin Shuangwen Incident. They used to be big landlords graduating to governmental officials with military glory.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the fame earn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what transformed the family into a family of scholars. By involving in national movements and new cultural move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Wufeng Lin Family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lans in Taiwan. Facing the family growth and decline over the past centuri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succession, some of the family members grew more religious than ever. Even though as a provincial graduate and the heir of Lin's Upper Mansion, Wenqin Lin remained perplexed about his future. His anxiety urged him to ask the gods for an oracle. Realizing that life was changeable and fate unknown, the male leaders of Lin Family have had an affinity with religion, and set up a home temple—a guanyin temple (a temple of avalokitesvara), named Lingshan Temple. The temple was later left subject to Hsien-Tang Lin, the son of Wenqin Lin, followed by the wives of the family, including Bo-Yan Chen (Desen Upasika) and Yue Hsu (Master Densten), and Tie Wu Lin, etc. As a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result, it has now turned into a major women bodhimanda for pure karma and study in Taichung Area. Apart from politics, economic affairs and cultural business, the Lin Famil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yet another distinctive enterprise— religion.

Keywords: Wufeng Lin Family, Linsaun Temple, Maser Desten, Hsien-Tang Lin, Bing-Nan Li

一、前言

台灣自清代以來即有官方所設置的社會福利機構與事業，如育嬰堂、恤嫠局、養濟院、厲壇、義塚、官義渡、留養局、普濟堂等，以及寺廟、民間慈善團體、家族或個人和所籌辦的各類慈善工作，如施醫、施藥、施棺、施葬、救災、收孤、義學、賑濟等。¹因此，台灣社會的慈善福利事業之發展已有深厚的基礎和投入風氣。

霧峰林家是戰前台灣中部最具影響力的官紳大族之一，由其第十五世的開臺祖林石在清乾隆初年自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移墾至台灣中部，其後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中林石被牽連繫獄，由林石之長媳黃氏自大里杙（今台中市大里區）遷居到阿罩霧（今台中市霧峰區）之後，逐步所建立。俟後藉由軍功和地方武力為後盾而快速累積土地資本與財富，及地方影響力，卻也結下諸多官場恩怨和地方嫌隙等衝突，而為家族帶來生存危機。

其後，霧峰林家歷經數度的興起與衰落，早期在處於地方豪強和地主的階段，跟許多家族同樣存在著對於參與地方宗教事務和活動，將之當作象徵資本的投注性，以確保家族在地方的利益、權勢、地位、面子及影響力。隨後面對家勢起伏、政權遞嬗所經歷的人世滄桑、生命無常及吉凶、禍福難料，遂增強部分族人對宗教信仰的依賴。因此，除了建立自己的家廟（青桐巖靈山寺）以外，對於與維繫家族勢力有利害關係的地方宗教事務的參與和領導，固然不在話下，同樣的也反映在有增進社會形象、地位及宗教上崇功報德之效的慈善與社會福利事業方面的長

¹ 參見戴文峰，〈清代台灣的社會救濟事業〉（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頁15-18。

二、戰前靈山寺的創建暨德真法師出家因緣

霧峰林家隨著家勢的發展，對宗教所謂的因果報應、贖罪、禳災、趨吉避凶、追求今生與來世福祉等遂有所接觸和相信，並有參與地方宗教活動成為主事者或代表人的可能性，甚至進一步成為其信仰或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頂厝和下厝均有男主、女眷奉佛、吃齋，以及家廟——靈山寺的創建與創辦慈善事業的情形。

（一）霧峰林家家廟——靈山寺的創建

靈山寺的前身是位於霧峰庄北溝坑青桐林（今台中市霧峰區桐林里）山區的青桐巖，³係由頂厝林獻堂之父林文欽（1854—1899）⁴於日明治三十年（1897）冬所創建。⁵因奉祀觀音佛祖，故又稱為觀音廟。而「靈山寺」的名稱由來，林獻堂說寺名係林德林（1890—1951）所號，⁶惟

³ 1948年遷建於今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166號後稱為台中靈山寺，青桐林原址今已因產權讓渡，成為一貫道的道場。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下）·宗教禮俗篇》（台中縣：霧峰鄉公所，2009年），頁1327-1350。

⁴ 林文欽，字允卿，號幼山，諱萬安，頂厝林奠國之三子，林獻堂之父。1893年中式癸巳恩科第79名舉人。1895年割臺後棄仕從商，往來港臺之間從事樟腦貿易。修築萊園，以安養其母羅太夫人。1900年獲頒紳章，後卒於香港。參見林獻堂，〈先君文欽公家傳〉，《林氏家傳》（台中霧峰：自刊本，1936年），頁14-15。王美雪撰，〈林文欽〉，收錄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頁466。林獻堂等，《台灣霧峰林氏族譜·公譜 林氏仕籍續考》，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八種（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59。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市：台灣總督府，1916年）。

⁵ 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68、70。

⁶ 同上註，頁167。

日大正十年（1921），下厝林輯堂（1864—1901）妻陳薄燕（1879—1940）與施阿選（1889—1963，德欽）遷住於霧峰青桐林的觀音廟，⁷將漸趨荒蕪的青桐巖整頓完成，並更名爲靈山寺，再者根據台中靈山寺現存的文物，有日大正十二年（1923，癸亥年）元月所鑄的鐵鐘，已有靈山禪寺的字樣。⁸另林獻堂的日記則自1929年起已有至靈山寺的記載，至日昭和十四年（1939）四月四日，陳薄燕曾與林獻堂商討將青桐巖的寺廟登記名稱變更爲靈山寺。惟昭和十六年（1941）五月一日，接獲台中州廳通知不許稱寺，必需將靈山寺之匾額除去，因此林獻堂委託林德林辦理後續向台灣總督府登記靈山寺爲寺院認可的工作。⁹

靈山寺在戰前霧峰青桐林時期具有民間佛教巖仔的信仰性質。閩人謂寺院爲「巖」，而清代台灣《彰化縣志》中亦謂：「巖，山寺也，閩人呼山寺曰巖。」¹⁰「巖」，原意爲山壁內凹而形成的天然蔽陰之處。¹¹台灣的「巖仔」信仰中，以主祀觀世音菩薩（或稱觀音佛祖）¹²者最多，

⁷ 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爲中心之研究〉，頁131。

⁸ 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1年5月27日。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68，註2。

⁹ 台中州廳教育課勘察後認爲建築不合式不能申請寺院，交代辦理申請布教所的手續。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66-167、244、277、347、363、380、394-395、431。《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20、25、117。

¹⁰ 參見拙著，〈台灣民間佛教「巖仔」信仰之研究〉（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頁31。

¹¹ 參見林美容，〈台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收錄於《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年1月），頁177。

¹² 參見林美容、蘇全正，〈台灣的民間佛教傳統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新世紀宗教研究》2（3）（台北縣：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4年），頁13。拙著，〈台灣民間佛教「巖仔」信仰之研究〉，頁34-35、74。

顯示出觀音信仰已深入台灣民間社會中，¹³故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亦認識到台灣人有深厚的觀音信仰，認為可利用此觀音信仰來拉近台灣人與日本佛教的距離。¹⁴

戰前靈山寺常年定期的宗教活動是每年農曆九月二十九日的藥師琉璃光如來勝會與秋季祭典，¹⁵以及農曆四月八日的佛祖誕辰（浴佛節）。¹⁶



圖 1、日治時期霧峰青桐林靈山寺全景
(資料來源：郭双富先生提供，2009.10.8)

- ¹³ 參見顏尙文，〈清代以來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類型之發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8（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3年），頁189。
- ¹⁴ 參見釋慧嚴撰，〈觀音禪堂〉，收錄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頁1368。
- ¹⁵ 藥師琉璃光如來法會始於何時未有確切記載，根據普聞法師的回憶在青桐巖靈山寺時期即為固定活動，屬於祈安法會性質，主要目的是消災，及舉行傳統春、秋二祭的秋季祭典。參見作者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未刊稿，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2011年5月27日。
- ¹⁶ 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6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二）德真法師的出家因緣

釋德真（1892.8.14－1991.3.13），俗名許悅，為霧峰林家頂厝林紀堂（1874－1922）之妾，籍彰化市南街，林獻堂稱其「南街嫂」。生有一子蘭生，自小即吃素，不幸於十二歲因病早逝，在夫與子相繼雙亡後，許悅非常傷心，幾乎足不出戶，幾經長輩多次規勸無效，後由在霧峰教授漢文的施阿選（1889－1963，德欽）出面勸導，因而皈依佛門，協助她走出喪子之痛。

日昭和 9 年（1934），在林獻堂建議下，將其子所承繼自紀堂之遺產，捐出設立「蘭生慈善會」的基金，並自任董事長，及獲得林獻堂的策劃協助與推展。¹⁷昭和 10 年（1935）春，由施阿選（德欽）偕許悅、陳薄燕赴中國福建省福州鼓山白雲峰湧泉禪寺參訪，2 月中返臺；4 月，赴日本參觀名勝古蹟，於 5 月 29 日回臺；6 月 10 日再次赴福建鼓山湧泉禪寺參訪，並安單於千佛庵，親近時任湧泉禪寺方丈的禪宗高僧虛雲老和尚和聆聽其法誨，進而皈信淨土法門。昭和 11 年（1936），許悅在福州鼓山湧泉禪寺皈依盛慧和尚，法名能徹，字性真，並領受在家優婆夷菩薩戒。（參見圖 2）戒會三師由首善和尚任傳戒和尚，虛雲老和尚任督戒和尚，盛慧和尚任說戒和尚。¹⁸由於本次在鼓山受戒的台灣出家僧尼，以來自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居多，故奠定日後靈山寺迎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開山住持善慧法師傳戒，及許悅、施阿選剃度出家，陳薄燕皈依佛教的法緣。

¹⁷ 林獻堂擔心年輕的許悅不擅經營管理，因此建議將其子蘭生名下財產提撥設立蘭生慈善會。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2011.5.27，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

¹⁸ 參見《敕賜鼓山湧泉禪寺同戒錄》（福建省：鼓山湧泉禪寺，1936 年）。台中靈山寺提供，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1 年 5 月 27 日。



圖 2、1936 年，許悅受戒之同戒錄

(資料來源：台中靈山寺提供，作者拍攝，2011.5.27)

其後許悅與德欽兩人在鼓山結庵修行，取名禪悅庵¹⁹，經一段時日的清修，對佛法和清修生活頗能相契，對佛法的道心日愈增長，而有長住潛修的打算，遂決心返臺將其名下財產清理後全數帶往福建鼓山。因此，昭和 12 年（1937）8 月，自福州鼓山湧泉禪寺返臺，²⁰準備清算在

¹⁹ 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2011 年 5 月 27 日，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

²⁰ 德欽法師事略中以 1936 年 8 月返臺。胡建國主編，〈德欽大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三輯》（台北縣：國史館，2000 年），頁 595-596。

臺財產後赴福州修行，不料遭遇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兩岸交通往來受到管制之故，阻礙二人的原訂計畫行程，隨即應青桐巖靈山寺住持下厝陳太空薄燕（1879—1940）²¹之邀共修和長住。據悉後來福建鼓山派僧人來臺轉告許悅（德真）希望其回去處理禪悅庵的財產，但許悅（德真）未再回去過。²²日後許悅（德真）遂在霧峰青桐巖靈山寺內設有名為禪悅庵²³的寮房，以資紀念。

昭和 12 年（1937），10 月 13 日，青桐巖靈山寺舉辦傳二眾戒會七天，禮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開山住持善慧法師傳戒，受戒男、女計有三百多人。因此，許悅遂與施阿選（德欽）依止善慧法師（1881—1945）正式披剃出家，內號演靜，字德真和前往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受比丘尼戒，而陳薄燕亦皈依佛教，法名德新。因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加入日本曹洞宗，靈山寺亦成爲曹洞宗月眉山派。其實，霧峰林家和靈山寺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的法緣，可遠溯自日大正 6 年（1917）9 月，因善慧法師到寧波邀請圓瑛法師（1878—1953）前往台灣講演佛學，圓瑛以事繁遂薦太虛法師（1890—1947）以自代。因此，太虛於同年 10 月得以遊歷台灣的基隆、台北、台中等地，期間曾應霧峰林家頂厝林紀堂

²¹ 霧峰林家下厝林輯堂（1864—1901）副妣，子林資潭（1897—1987）出家爲僧即玠宗法師。其夫過世後至齋堂清修，1907 年擔任台中市南屯齋教龍華派廖一善堂住持，法名普盞，其教階獲至「太空」級，故又稱「陳太空」。參見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爲中心之研究〉，頁 223-228。

²² 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2011.5.27，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

²³ 根據德真法師遺物有 1939 年夏天，水上興基署名「覺皇興基七十三叟」書贈之「禪悅庵」橫額墨寶。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206。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爲中心之研究〉，頁 160。

之邀，由善慧、林德林陪同共遊霧峰，並到林獻堂家為說佛法概要。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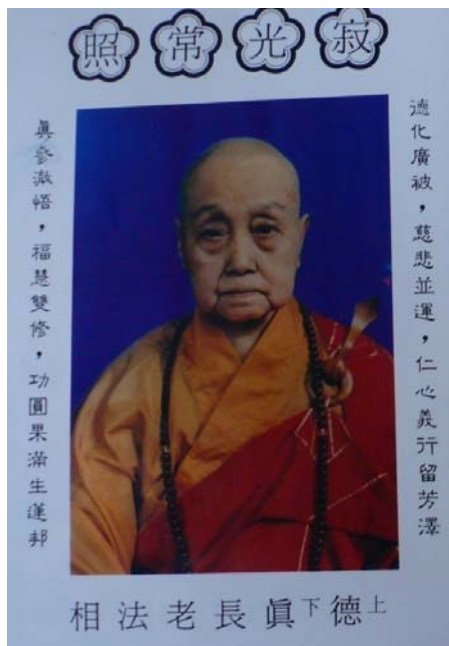


圖 3、釋德真法相

(資料來源：台中靈山寺提供，作者拍攝，2011.5.27)

(三) 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因應 (1937—1945)

日昭和 12 年 (1937)，七七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期台灣的殖民統治亦進入戰時體制，為加強殖民統治，推行皇民化運動，對

²⁴ 太虛留臺期間對於台灣佛教及日本佛教組織、布教方式遂有進一步之認識。事畢，由善慧和尚 陪同東遊日本及考察日本佛教後，於 12 月 19 日回到上海。參見釋太虛，〈東瀛采真錄〉，《太虛大師全書·雜藏·文叢》第 29 冊 (台北市：善導寺，1980 年)，頁 313-357。拙著，〈民國佛教人物與政治——以太虛法師為中心〉(2007 年)，頁 3。(未刊稿)

臺人的思想和行動進行嚴密管控。²⁵因此，以林獻堂等人為首的文化抗日人士，成為日本殖民官方密切監視的對象。此時期，林獻堂經常前往霧峰青桐林的青桐巖靈山寺參與宗教活動或盤桓數日小憩、休養，尤其閱讀佛經或對寺眾主題講話，頗有樂而忘返之勢，惟日方對此有著存疑，所以青桐巖靈山寺原本平淡的山居歲月和宗教活動中，迭見日本官憲、警察、特務等到訪的身影。無疑的，目標仍是對林獻堂進行言行觀察與行動監控。

因此，為因應時局和殖民政策對宗教活動、漢文教學等限制，及配合皇民奉公、皇民文學、大東亞共榮圈等宣傳，²⁶青桐巖靈山寺最遲自日昭和 13 年（1938）11 月 20 日，在每年農曆九月二十九日固定舉辦的琉璃光勝會與秋季祭典，增加祈求皇軍武運長久暨殉國勇士追悼會，邀請台中州廳、霧峰庄役場官吏、警察、殉難者家屬及地方重要人士出席，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即曾出席該法會。²⁷另昭和 14 年（1939）3 月 1 日，德真（許悅）依止日本佛教曹洞宗僧水上興基²⁸祝髮（落髮剃度）及領

²⁵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 至 1945）〉，《新史學》5（2）（台北市：新史學雜誌社，1994 年），頁 117-158。

²⁶ 如宣導皇民鍊成、大政翼贊、皇民奉公、臣道實踐、生產擴充等。參見莊萬生編輯，《皇民奉公經·附孝經》（台中市：瑞成書局，1943 年）。

²⁷ 參見〈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琉璃光勝會並秋季祭典及祈皇軍武運長久殉國勇士追悼會紀念攝影〉，郭双富先生提供，2009 年 10 月 8 日。

²⁸ 水上興基（生卒年不詳，1939 年自署 73 歲叟，1952 年尚住持永明寺禪林），為曹洞宗日本島根縣覺皇山永明寺住持、永明寺覺皇學園的園長，曾任日本曹洞宗台北別院第九代院主（1923.4—1930.8）。1935 年，在曹洞宗岡部快道所創的彰化員林禪寺授課。戰後其屬意留學日本的臺籍法徒江克紹（1928—1999）回臺後，於 1946 年 3 月 1 日傳法給他，並任命其監理台中寺及擔任開教師。另署名前永平現永明興基、大雄興基、覺皇興基、興然靈基均為其別名。參見闕正宗，〈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古今論衡》8（台北市：中

受菩薩戒，日系法名妙悅性真。²⁹（見圖 4、5）此具有霧峰青桐巖靈山寺與日本曹洞宗直接取得連繫和成爲其法徒的象徵意義，此戲劇性發展可能是由同屬曹洞宗月眉山派的台中佛教會館林德林之建議，並得到林獻堂的同意，以期在皇民化時期和寺廟整理運動中避免或降低殖民宗教政策的衝擊，強化與日本佛教的直接關係及霧峰林家受到重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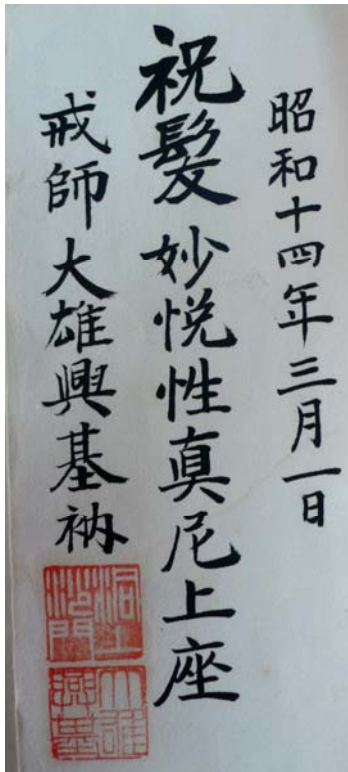


圖 4、1939 年日僧水上興基授與妙悅性真（即德真法師）的祝髮紀念墨寶
（資料來源：台中靈山寺提供，作者拍攝，2011.5.27）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 年），頁 79。拙著，〈日治臺籍日本佛教僧侶的法脈傳承史料——以曹洞宗僧江克紹爲例〉，侯坤宏主編，《台灣佛教研究》2（2），2013 年 12 月。

²⁹ 參見德真法師遺物，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1 年 5 月 27 日。



圖 5、1939 年 3 月 29 日水上興基（前排右四）蒞臨霧峰青桐巖靈山寺。陳薄燕（前排左三）、德真（前排右二）、德欽（前排左二）。

（資料來源：郭双富先生提供，2009.10.8）

日昭和 15 年（1940）3 月 22 日，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為慶祝皇紀二千六百年³⁰暨善慧老和尚七十歲壽辰，舉行授戒會七日，青桐巖靈山寺住持陳德新親自與會，而同年舊曆九月二十九日，舉行年度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及秋季祭典後，青桐巖靈山寺亦為舉行慶祝皇紀二千六百年，於 11 月 16 日延請善慧法師主持授戒會傳戒事宜，以為呼應。惟陳德新住持卻於 12 月 20 日圓寂。³¹

³⁰ 所謂「皇紀二千六百年」係日本認為其歷史由神武天皇自西元前 660 年建極至 1940 年的紀念日，日本全國及殖民地台灣、朝鮮均大肆舉行相關慶祝活動。

³¹ 1941 年 3 月 27 日，德真、德欽與林資彬、林吳帖將遺骨送往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進塔。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

日昭和 16 年（1941），2 月 10 日，德真法師獲得林獻堂的支持接任青桐巖靈山寺住持。³²此年台灣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強制進行臺人的思想改造，林獻堂被納為皇民奉公會成員，同時日軍發動偷襲美國珍珠港，造成美國參戰，引發太平洋戰爭，台灣被納入戰爭動員體制，配合戰時體制的經濟、生活物資等管制。³³ 9 月 22 日，靈山寺禮請斌宗法師（1911—1958）³⁴宣講《佛說阿彌陀經》，聽眾有遠從新竹市、台中市而來，奠定戰後靈山寺以淨土為行門的道風。³⁵日昭和 17 年（1942），靈山寺的住眾共計十七名，而寺內每月的支出不足額約四、五百円，遂由林獻堂、賴氏麵、其弟林階堂共同出資一千円作為維持費，以減少德真法師的負擔。³⁶ 11 月 7 日，靈山寺舉行藥師琉璃光如來法會，由德真主持參拜儀式，包括林獻堂、日人濱崎、內田、松永三位巡查等二百餘參加。³⁷日昭和 18 年（1943），5 月 11 日，舉辦釋迦佛祖誕辰法會，林獻堂、林津梁（紀堂次子），及松永、赤司兩巡查等人前往參拜，因有空襲警戒警報，故參拜者較少。7 月 15 日，德真法師參加基隆月眉山靈

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頁 36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123。

³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 68。

³³ 同上註，頁 152。

³⁴ 參見釋斌宗，《斌宗法師遺集》（台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88 年）。闕正宗，〈斌宗僧（1911—1958）〉，《台灣佛教一百年》（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9 年），頁 151。

³⁵ 同註 32，頁 324。

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 年），頁 142。

³⁷ 同上註，頁 287。

泉寺的結夏自恣戒會。³⁸10月26日，舉行藥師琉璃光如來勝會，林獻堂應德真法師之邀請參與法會，出席者約有三十餘人。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日軍已漸陷入戰爭泥淖和出現頹勢，軍事物資的消耗和缺乏，日軍開始向台灣民間徵收金屬，舉凡鐵窗、鐵條、鐵器、寺廟鐵鐘之屬等，均在徵收獻納之列，故12月13日，德真法師急託林獻堂協助打聽靈山寺的鐵鐘，有無被徵收獻納的可能。³⁹

迨至日昭和19年（1944），日軍在南洋各地的戰況日漸吃緊，後期盟軍飛機直襲台灣本島，造成百姓傷亡和戰爭恐慌。2月3日，德真和德欽同來向林獻堂辭靈山寺住持與當家之職，經林獻堂極力勸慰，暫作現狀維持，並由林獻堂提供維持費二百円。⁴⁰6月23日，靈山寺被迫加入台灣佛教會，⁴¹足見戰爭末期，日本殖民官方欲透過皇民佛教體系達到台灣宗教的改造與控制。⁴²11月14日（農曆九月二十九日），靈山寺舉行年度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及秋季祭典，由住持德真、副住持賴普文⁴³及信徒總代林獻堂共同具名的曹洞宗靈山寺通知單，內文有「以期現存

³⁸ 參見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158。

³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401、403。

⁴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51、164。

⁴¹ 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頁218。

⁴² 闕正宗，《台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台北市：博揚文化公司，2011年）。

⁴³ 賴普文即賴麵，係霧峰林家頂厝林澄堂的妾。〈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傳單內容，顯示出靈山寺副住持為賴普聞，而林獻堂在日記中則將其法名記為「普門」，都是「文」臺語發音之訛寫。參見曹洞宗靈山寺，〈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郭双富先生提供，2011年4月8日。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二年》，頁38。

人等隨緣納福，過去先靈報地莊嚴」透露出對於時局戰火無情的無奈和期望以宗教撫慰人心的關注。⁴⁴（見圖 6）12 月 22 日，中壢圓光寺的妙果法師（1884—1963）至靈山寺講經，而林獻堂與其弟林階堂曾前往聽妙果法師講演〈唐順宗問如滿國師之問答〉。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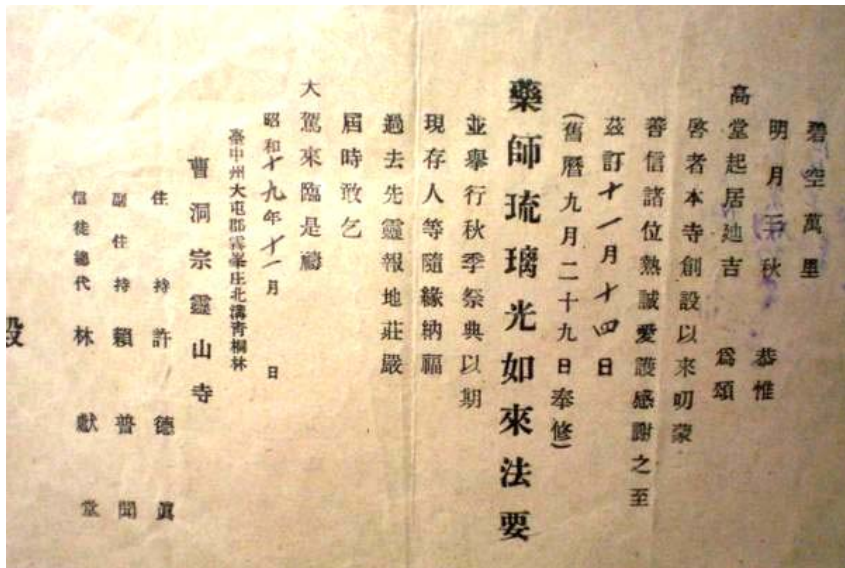


圖 6、日昭和 19 年（1944）〈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通知單
（資料來源：郭双富先生提供，2011.4.8）

日昭和 20 年（1945），台灣本島已陷入盟軍轟炸的戰爭狀態，1 月 18 日，盟軍飛機時常飛越霧峰上空，因此林獻堂親自到霧峰靈山寺向德真法師說明時局急迫。5 月 19 日（農曆四月初八日），靈山寺舉行釋迦佛祖生日祭典，有信眾數百名前往參拜，林獻堂亦前往禮佛，途中曾遇二

⁴⁴ 參見曹洞宗靈山寺，〈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郭双富先生提供，2011 年 4 月 8 日。

⁴⁵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頁 418。

次空襲警報。法會中仍可看到日本籍巡查及特務，注意林獻堂的行蹤。⁴⁶ 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翌年（1946），1月29日，林獻堂以去年6月祈禱平安，霧峰完全無恙，故在林家公地舉行敬謝神明庇祐祭典，以之還願。祭典由靈山寺出家眾八人誦經，林獻堂、林階堂及地方相關人士等數百名共同參拜。⁴⁷

此外，霧峰林家在慈善事業方面，日治時代有兩個重要的基金會，即1931年成立的財團法人共榮會與1934年創辦的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均以補助教育學費及救濟貧困孤兒爲主的慈善機構，構成霧峰林家在戰前從事慈善事業的主體。戰後，則於1961年成立財團法人台中市素貞興慈會，以辦理清寒學子獎學及貧民醫療救濟，幫助弱勢團體爲主。以上均出自頂厝成員所成立，除共榮會在1958年清算解散外，其餘兩個基金會仍持續維繫運作至今。⁴⁸另1932年創辦的霧峰一新會，其舉辦的日曜（星期日）講座有宗教界人士參與，如台中市齋教龍華派慎齋堂的張月珠（1903—1968）、基督教長老會霧峰教會的李崑玉（1880—1948）傳道、豐原居士林的呂大椿（1892—1956），以及青桐巖靈山寺陳薄燕（德新優婆夷）、德欽（施阿選）等，且該會每週四固定有宗教討論。自1932年4月9日起至1936年2月23日止共舉辦200回講座，其中講演主題與宗教有關的達21次之多。⁴⁹

⁴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三日、五月十九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⁴⁸ 參見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爲中心之研究〉，頁134-139、200-207。

⁴⁹ 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台中霧峰：霧峰一新會，1936年）。

綜觀，靈山寺在戰前的發展明確具有霧峰林家的家廟性質和民間佛教巖仔觀音信仰的特徵，隨著林家女性族人的奉佛修行及林獻堂擔任靈山寺管理人、信徒總代⁵⁰和對寺務管理的參與，也影響其晚年對佛學的興趣與體會，使得靈山寺走向女眾清修道場，並成為戰後台中地區重要的佛教道場。

三、德真法師的淨土事業

戰後霧峰靈山寺的遷建問題幾經波折，在德真法師的堅持下終於落腳於台中市，也改變了偏居山林的過往型態，同時致力於念佛打七、佛學研究與民眾教育的推動，遂成為戰後初期台中市頗具規模及辦道有成的淨土專修道場。

（一）戰後靈山寺的遷建與由禪入淨的發展

霧峰青桐巖靈山寺佛殿常遭山雨爆發的毀損威脅，自日昭和 14 年（1939）6 月 25 日，即曾發生因連日大雨造成大殿崩壞一角的情形。⁵¹因此，霧峰靈山寺遷建之議已然出現。所以，昭和 18 年（1943）11 月 8 日，德真、賴麵（普文）、與林獻堂等人曾前往霧峰北溝庄東方的三五公司所屬的山園觀看，擬作為將來移建靈山寺於此的預定地，⁵²但林獻堂的態度是傾向以修繕方式，而非花費巨貲購地新建，並以選址若位處

⁵⁰ 施德昌發行，〈靈山寺〉，《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台中市：民德寫真館，1941 年），無頁碼。

⁵¹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頁 240。

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 年），頁 369。

市街恐過於吵雜，或主張接手日產寺院等為宜。⁵³民國 34 年（1945），霧峰靈山寺佛殿毀於山洪衝激，幾經覓地和勘查，均無法滿意，遂有議遷台中市區重建的討論。由於林家在中中市下橋仔（南區）有地，尤其德真法師主張遷到台中市區，方便大眾接觸佛法。⁵⁴故民國 36 年（1947）得到林家下厝擔任台中縣籍國民大會代表林吳帖（1900—1972）的協助，提供其所屬一塊位於南區土地作為靈山寺遷建用地，同年 12 月，大雄寶殿完工。至民國 37 年（1948）4 月 8 日，台中市靈山寺竣工落成和舉行啓用典禮。

民國 38 年（1949），得大陸來臺的李炳南（1890—1986）居士之助，設立念佛共修會，宣揚淨土法門。翌年，4 月 10 日，南亭法師（1900—1982）由楊顯祥（1924—1986）居士陪同來寺參訪。⁵⁵農曆四月二十

⁵³ 林獻堂曾請人接洽曹洞宗台中寺及與台中佛教會館合併等方式，不過在覓地新建確認後，1948 年林獻堂仍然寄付靈山寺建築金四十萬元予德真法師。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九月九日、十月四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⁵⁴ 因霧峰市區與青桐林之間的輕便車路撤廢後，德真認為靈山寺過於偏遠，出入須步行一小時四、五十分鐘，且其是綁小腳女性，故有擇交通便利之處遷建的打算。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⁵⁵ 南亭法師，江蘇泰縣人。1949 年來臺後，曾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常務理事、台中佛教會館導師。1952 年，南亭法師創設華嚴蓮社，1964 年創智光商工職業學校。著有《心經講義》、《阿彌陀經》等。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南亭和尚自傳》（台北市：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董事會，1994 年），頁 155。

六日，南亭法師由律航法師（1887—1960）⁵⁶陪赴靈山寺聽李炳南居士講《無量壽經》。⁵⁷民國 39 年（1950）2 月，首度啓建佛七法會，⁵⁸每年兩次，敦聘李炳南居士主七，亦曾禮請道源法師（1900—1988）⁵⁹、續祥法師（1910—1973）、懺雲法師（1915—2009）開示法要。因此，靈山道業日漸有成，尤其禮聘來臺大陸僧侶中戒德功深者蒞寺講經弘法，這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或教界中均屬難能可貴之舉。因此，民國 45 年（1956）8 月 19 日，台中市靈山寺禮請以弘宗演律聞名的道源老和尚主講《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並於圓滿日傳授在家居士三皈五戒。⁶⁰其後完成「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靈山寺」的登記，並因信徒日眾乃著手

⁵⁶ 律航法師，俗姓黃，名臚初，別字如初。1948 年來臺，1949 年於慈航法師（1893—1954）座下剃度出家。曾任台中慈善寺住持。世壽 74 歲，法臘 9 夏。參見廣化振教編，〈律航法師年譜初編〉，《獅子吼》2（7）（台北市：獅子吼月刊社，1963 年），頁 3-7。廣化振教編，〈律航法師年譜初編（續）〉，《獅子吼》2（12）（台北市：獅子吼月刊社，1964 年），頁 3-4、16。

⁵⁷ 參見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南亭和尚自傳》，頁 157。

⁵⁸ 佛七是佛教淨土宗的修持法門，在七天之中，每天念佛六支香，每支香為時一時三十分至二小時念佛不斷，以期專心一念，求生淨土。第七天舉行功德迴向、禮壇、上供及三時繫念法會。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2011 年 5 月 27 日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

⁵⁹ 道源法師，法名能信，又名騰欽，別號中輪，字道源，世壽 89 歲，僧臘 70，戒臘 66。參見拙著，〈任重道遠、雲淡風清——以道源長老擔任中國佛教會第五屆理事長為中心之探討〉，收錄於《中國佛教會遷臺六十週年——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年），頁 385-416。道源老法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源老法師紀念集》（基隆市：基隆海會寺，1989 年）。

⁶⁰ 道源老法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源老法師紀念集·生平大事記》，頁 139。

增建淨宗講堂。⁶¹

民國 46 年（1957），淨宗講堂落成，同時為紀念台中市靈山寺遷建創寺十週年，籌辦在家男女二眾戒會。於 11 月 25 日禮請智光法師（1889—1963）⁶²、南亭法師、懺雲法師為在家男女二眾五戒、菩薩戒之戒會三師，戒會多達五百餘人參加。⁶³民國 47 年（1958）春，再次禮請道源老和尚主持彌陀佛七，而道源老和尚亦趁此訪問台中佛教蓮社李炳南居士。⁶⁴靈山寺為培育佛教人才，也在李炳南建議之下，於是年 6 月 15 日，開辦「靈山學苑」，禮請懺雲法師為苑長，⁶⁵會性法師為教務主任，聘李炳南、周邦道、劉汝浩、朱斐等為教師，其修業為三年制，招收出家比丘尼及在家女居士數十名。⁶⁶

民國 49 年（1960），德真法師以其子蘭生所屬座落在霧峰甲寅村的私人花園用地，創立霧峰靈山分寺，及建造靈山塔。翌年，德欽法師（1889—1963）年事已高，遂辭去靈山寺監院職，專心修行和持念彌陀聖號，

⁶¹ 胡建國主編，〈德欽大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三輯》，頁 595-597。

⁶² 智光法師，諱彌性，號以心，別號仁先，受焦山授記後，法名文覺，號智光。1949 年來臺，初寓台北市十普寺，講《遺教三經》。世壽 75 歲，僧臘 62，戒臘 58，法臘 40。蔡運辰，〈智光和尚傳〉，《智光老和尚紀念集》（台北市：智光老和尚永久紀念會，1963 年），頁 3-5。

⁶³ 參見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南亭和尚自傳》，頁 263。惟智光老和尚紀念集記為民國 47 年。參見智光老和尚，〈四十七年台中靈山寺傳五戒上堂法語〉，《智光老和尚紀念集》，頁 211。

⁶⁴ 道源老法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源老法師紀念集》，頁 139。

⁶⁵ 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台中市南區靈山寺簡介〉，《中國佛教會暨縣市佛教會沿革及寺院簡介（中）》（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年），頁 399-400。

⁶⁶ 胡建國主編，〈德欽大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三輯》，頁 596-597。

並改聘為台中靈山寺及霧峰靈山分寺顧問。民國 52 年（1963），德欽法師圓寂。⁶⁷民國 53 年（1964），德真法師將台中市靈山寺第二任住持傳與普願法師接任，霧峰靈山分寺住持則由普賢法師接任，並讓霧峰靈山寺獨立經營。民國 74 年（1985），台中市靈山寺進行大雄寶殿重建完成，舉行華嚴三聖、西方三聖安座開光典禮。（見圖 7）翌年，台中市靈山寺於每日晚間設念佛共修會。目前台中靈山寺常態活動，有每月的第三星期日，禮請台中市南普陀寺本因法師來主持八關齋戒會暨佛一法會（自早上 8：30 起至晚上 19：30 止），農曆十一月則辦理佛七法會。⁶⁸



圖 7、台中市南區靈山寺全貌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2010.12.8）

⁶⁷ 德欽，俗名施拗，又稱為施阿選，或施專真、施全真，彰化鹿港人。歷任靈山寺監院、台中蓮社社長、台中市佛教支會理事職。胡建國主編，〈德欽大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二十三輯》，頁 595-597。

⁶⁸ 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0 年 12 月 8 日。

（二）佛法修持及對僧才培育的貢獻

德真法師是承傳臨濟正宗第五十五世兼嗣鼓山曹洞並弘靈岩淨土法門，⁶⁹一生精進修持念佛不輟，以 1940 年為例，其念佛即達六十五萬次。⁷⁰戰後靈山寺標榜為淨土道場，曾敦聘倡導念佛的蓮宗大德如李炳南居士、懺雲法師、道源長老等駐錫指導，並以舉辦彌陀佛七和念佛行持為主。

靈山寺亦屬於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曹洞宗法脈，所以禪修仍然是基本修行方式之一。德真法師即曾留下一首描述禪修定境的詩，題為〈坐禪用工〉：「探珠宜浪靜，動水取應難；定水若澄清，心珠即自現。」⁷¹從詩句中顯示出德真法師在禪修功夫上已有相當程度的心得和體悟。其侍者普慧法師回憶，德真每天凌晨三點起床，作早課前她會先繞著台中靈山寺周圍走一圈，然後進入大雄寶殿內等待寺眾上大殿作早課，以身作則，重視身教、言教。等早課持唸完〈楞嚴咒〉後，才回到她專屬的小佛堂誦唸《佛說阿彌陀經》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⁷²而德真法師自 1941 年接任青桐巖靈山寺住持後即重視佛學教育與人才培育，曾與林獻堂商量補助佛門信眾的女兒入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開設的五年學制僧尼學校就讀，以作將來靈山寺住持的儲備，此項建議深獲林獻堂的贊成。1958 年，靈山學苑創辦後，前後計招收三屆學生。現在寺中比丘尼有十二位，

⁶⁹ 參見晴虛修嚴撰，〈德真長老生平行誼〉，德真長老圓寂讚頌委員會編，《德真長老生平事略》（台中市：台中市靈山寺，1991 年）。

⁷⁰ 參見台中靈山寺提供德真法師遺物〈阿彌陀佛接引念佛善人往生西方圖〉，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1 年 5 月 27 日。

⁷¹ 參見德真法師遺稿。作者於台中市靈山寺田野調查，2011.5.27。

⁷² 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慧法師訪問記錄〉，2011 年 5 月 27 日，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 163-164。

及幾名在家居士。每年五月進行「結夏」，並由寺中年長資深者擔任結制講經的工作，也鼓勵寺眾至台中鄰近的佛學院進修，或進一步到佛教創辦的大學就讀。⁷³

此外，鑑於寺眾缺乏對戒律的學習和認知，因此多次禮請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善慧法師在靈山寺傳授在家二眾戒會。戰後，由於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及以白聖法師為首提倡傳戒制度及受戒，因此，德真法師亦鼓勵出家寺眾報名授戒，她自己也在六十四歲那年，參加民國 44 年（1955）4 月 2 日，由白聖法師（1904—1989）住持的臺北市十普寺舉辦的春季傳戒戒會。⁷⁴

民國 80 年（1991）3 月 13 日，德真法師以百歲高壽圓寂。⁷⁵綜觀其一生出家學佛生涯，真正的從佛法中找到安頓身心和依止之處。若從佛法造詣上而言，德真法師是禪淨等持，符合元代中峰國師（1263—1323）提倡禪淨融合、教禪不相離的思想，結合念佛與護生度亡的修持，落實於生活的實踐和修行。⁷⁶

（三）對李炳南居士淨土事業開展的助益

靈山寺在 1948 年遷建現址後，加上與霧峰林家的關係，靈山寺成

⁷³ 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 163-164。

⁷⁴ 同上註，頁 167-168。

⁷⁵ 參見晴虛修嚴撰，〈德真長老生平行誼〉，德真長老圓寂讚頌委員會編，《德真長老生平事略》。

⁷⁶ 元·中峰國師，《中峰國師三時繫念佛事》，收錄於《卍新纂續藏經》冊 74，No.1464（台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Rev. 1.9 (Big5)），完成日期：2005 年 11 月 30 日。元·中峰，《三時繫念儀範》，收錄於《卍新纂續藏經》冊 74，No.1465（台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Rev. 1.12 (Big5)），完成日期：2006 年 6 月 30 日。

為當時台中市最具規模和以出家僧尼為主的佛教道場，影響力與日俱增。而李炳南（1890—1986）於民國 38 年（1949）2 月來臺後，因任職於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的主任秘書，自此寓居台中市，並透過立法委員董正之的介紹，才得到林獻堂的引薦到靈山寺講經，⁷⁷於 6 月開始與靈山寺結下法緣，直至去世止。

根據台中靈山寺現任住持普聞法師回憶，李炳南剛到中部時是應邀到今台中市法華寺講經，由於熟悉佛教內典及禪淨密修持方式，成為其弘法的基礎條件，加上具中醫師開業資格，透過施診贈藥方式，拉近與臺灣民眾的距離和信任感，且任職於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台灣社會一般人對孔子和教師、公務員有極尊崇的恭敬心，故易為佛教徒、一般人或知識份子所接納，而戰後靈山寺也在其協助下遂成為以女眾為主的淨土專修道場迄今。⁷⁸再者，台中靈山寺更是最初協助李炳南買下今座落南區民生路綠川溪畔的台中佛教蓮社用地，供其作為永久駐錫弘法處所的推動者。⁷⁹而 1953 年 1 月李炳南辭卸台中佛教蓮社第一屆社長後，即由靈山寺監院德欽法師（1889—1963）擔任第二、三屆台中佛教蓮社

⁷⁷ 參見卓遵宏、侯坤宏、周維朋訪問記錄，《學佛回憶錄——國史館朱斐居士訪談錄》（台中市：棲蓮精舍，2011 年），頁 33。

⁷⁸ 參見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2011 年 5 月 27 日，於台中市靈山寺，未刊稿。

⁷⁹ 1950 年農曆 12 月初 7 日，台中市佛教蓮社假靈山寺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和正式成立，選出李炳南為社長，董正之、德欽法師選為常務理事，德真、智雄二法師、許克綏、朱炎煌、廖一辛、江印水當選理事，朱斐為常務監事，賴棟樑、黃大海為監事，以台中法華寺為臨時辦公室。翌年 6 月 10 日，由朱炎煌、許克綏共同捐貲購買今台中市南區佛教蓮社用地現址。1952 年 1 月 3 日，大殿落成啓用。王見川，〈戰後台灣佛教人物略論〉，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台北縣：博揚文化公司，2003 年），頁 139-143。

社長，帶領普願（靈山寺第二代住持）與普聞（靈山寺第三代住持）二師晚上到蓮社領眾念佛共修，共修內容有教贊、唱頌等，本來是每天去，後來改為每週一次，後因學佛人數增多，致使蓮社講堂空間不足。故在靈山寺、台中瑞成書局許克綏等人出資協助下，在台中市柳川畔增購原汽水公司的廠房改闢為慈光圖書館，所以共修就改為週三在慈光圖書館，週四在台中佛教蓮社。

戰後初期，中部佛教界係以居士為主導地方教會的環境與傳統，如台中市佛教支會的張月珠（1903—1968）、林錦東（1923—1977）、翁茄荳（1915—1978）等人；所以，民國 38 年（1949）7 月，李炳南即受聘為林錦東所住持台中寶覺寺的覺生月刊社社長。其次是台中靈山寺的德真、德欽二師均有赴大陸受戒、參訪的經驗，受到禪宗高僧虛雲和尚的開示，及當地淨土念佛修持傳統的薰陶，而心生嚮往。所以回臺後，即開闢念佛堂導眾念佛，並發願要把鼓山打佛七的道風帶回台灣推廣。因此，靈山寺自民國 38 年（1949）6 月，禮請李炳南於靈山寺陸續開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往生論》等淨土經典。翌年（1950）2 月，開全臺風氣之先，即於靈山寺首度舉行佛七法會，並開示法要。此後每年佛七皆應邀前往開示，直至其過世前一年的民國 74 年（1985）11 月止，連續舉辦三十五年（1950—1985）無間斷的佛七法會，⁸⁰透過七天的指導、開示，引領眾多信眾和追隨者學佛，形成戰後大台中地區，包括彰化、南投、苗栗等縣市蓮社結社風氣及念佛特盛的現象，開創出

⁸⁰ 參見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 186。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九）、（十）》（台中市：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 年），頁 1-40、183-313。

有別於中國佛教會以出家僧眾為核心的傳戒制度和弘法方式。足見靈山寺對李炳南在台中地區的淨土事業發展，有著穩定和支持之功。⁸¹

另與靈山寺、林獻堂、林吳帖往來密切的慎齋堂住持張月珠，戰前也接待過來臺弘法的太虛、圓瑛等大陸籍法師，因此對於大陸籍的佛教僧侶、居士有較高的接受度和好感，相對的該寺的信徒、護法善信亦自然成為其支持與追隨者。惟戰後初期的台灣佛教界基本上是以中國佛教為學習對象，而大陸來臺的佛教僧眾、善信欲重建中國佛教則需台灣本地佛教人士或寺院的接納與支持。⁸²因此，李炳南得以台中靈山寺、慎齋堂為其淨土事業開展的根基和憑藉。

四、結論

傳統社會和家族透過慈善事業，作為宗教內在精神的呈現與走入人羣的具體實踐方式，慈善不再只是作為宣教的工具，更非宗教傳布、擴展的手段，如同當代人間佛教具有「此時、此地、此人」的特質，與積極、主動，當下即是的人道關懷。也是作為觀察和探討土紳化的霧峰林家，對於宗教、慈善救濟、福祉關懷等實質性事務的確立、實踐與長期支持之可能性，進而檢視其對於佛教慈善思想與內在精神的涵養程度。

而林獻堂做為霧峰林家的大家長和對外的代表人，積極主導戰前靈山寺的經營和管理。惟其對佛學的興趣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喜歡研讀大乘佛教經典如《金剛經》、《心經》、《法華經》等，他個人主張佛學應以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讓更多人領受佛法精微的奧妙和法益，至少他在靈山寺對寺眾的演講是做到淺顯易懂而受到歡迎。以林獻堂的社會地

⁸¹ 拙著，〈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頁 183-188。

⁸² 王見川，〈戰後台灣佛教人物略論〉，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宗教與文化》，頁 142-143。

位和家勢，跟同時期的家族或具影響力的人士對比起來，林獻堂對於佛法及佛教事務的身體力行和參與誠屬難能可貴。

戰前德真法師從豪門走向佛門，從絕望到看見人生曙光，在林獻堂支持下繼任為霧峰青桐林靈山寺的住持，關於靈山寺的寺務，德真則事無大小俱諮於獻堂，且不擅經營與管理寺中女眾的和合問題，遇事常萌生退卻，所用之人亦皆霧峰林家的親屬或妯娌，所幸戰前有林獻堂的關懷和協助，故從不擅於寺務經營管理的歷練與考驗中，逐漸堅定其修道意志和培育人才的胸懷。戰後毅然決定將靈山寺遷建於台中市，並接待和禮聘大陸來臺僧侶大德弘法，建立靈山寺淨業專修道場，尤其對於李炳南來臺，並在中部地區以在家居士身份，開創出別樹一格，專弘淨土法門的佛教事業。而以往的研究大皆主張其以台中市佛教蓮社為核心的聯體事業最早得力於台中瑞成書局許克綏、朱炎煌、朱斐等人的護持，少有談及台中靈山寺提供其完善的道場、信徒、霧峰林家的經濟支持與影響力，對其弘法事業發揮號召及穩定，及提供創業基礎的貢獻。故靈山寺的德真、德欽二師這種護持正信佛教的勇氣和魄力，在戰後初期的臺籍比丘尼中少有能相比擬者。

參考書目

一、藏經

元·中峰國師，《中峰國師三時繫念佛事》，收錄於《卍新纂續藏經第

74 冊 No.1464》，台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Rev.1.9 (Big5)，完成日期：2005 年 11 月 30 日。

元·中峰，《三時繫念儀範》，收錄於《卍新纂續藏經第 74 冊 No.1465》，台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Rev.1.12 (Big5)，完成日期：2006 年 6 月 30 日。

二、專書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市：台灣總督府，1916 年。

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中國佛教會暨縣市佛教會沿革及寺院簡介（中）》，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年。

王見川、李世偉合著，《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台北市：博揚文化公司，1999 年。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九）》，台中市：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 年。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李炳南老居士全集（十）》，台中市：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 年。

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上、下）》，台中縣：霧峰鄉公所，2009 年。

卓遵宏、侯坤宏、周維朋訪問記錄，《學佛回憶錄—國史館朱斐居士訪談錄》，台中市：棲蓮精舍，2011 年。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南亭和尚自傳》，台北市：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董事會，1994 年。

莊萬生編輯，《皇民奉公經·附孝經》，台中市：瑞成書局，1943 年。

施德昌發行，《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台中市：民德寫真館，1941 年。

- 林獻堂編輯，《林氏族譜》，霧峰：自刊本，1936年。
- 林獻堂編輯，《林氏家傳》，霧峰：自刊本，1936年。
- 林獻堂等，《台灣霧峰林氏族譜》，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八種，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〇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一九四八年》，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智光老和尚，《智光老和尚紀念集》，台北市：智光老和尚永久紀念會，

1963年。

基隆靈泉禪寺釋普堅，《阿彌陀佛接引念佛善人往生西方圖》，1940年。

《敕賜鼓山湧泉禪寺同戒錄》，福建：鼓山湧泉禪寺，1924年。

曹洞宗靈山寺，《藥師琉璃光如來法要》，1944年。郭双富先生提供，
2011.4.8。

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

道源老法師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源老法師紀念集》，基隆市：基隆海會寺，1989年。

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台中霧峰：霧峰一新會，
1936年。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雜藏：文叢》第29冊，
台北市：善導寺，1980年。

釋斌宗，《斌宗法師遺集》，台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88年。

闕正宗，《台灣佛寺一百年》，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闕正宗，《台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新北市：博揚文化公司，2011年。

三、論文

王見川，〈戰後台灣佛教人物略論〉，收錄於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台北縣：博揚文化公司，2003年。

林美容、蘇全正，〈台灣的民間佛教傳統與「巖仔」的觀音信仰之社會實踐〉，《新世紀宗教研究》2（3），台北縣：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4年。

林美容，〈台灣的「巖仔」與觀音信仰〉，收錄於《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

- 論文集》，台北市：財團法人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年。
-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至1945）〉，《新史學》5（2），台北市：新史學雜誌社，1994年。
- 闕正宗，〈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古今論衡》8，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
- 顏尚文，〈清代以來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類型之發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8，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3年。
- 戴文峰，〈清代台灣的社會救濟事業〉，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 蘇全正，〈台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心之研究〉，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 蘇全正，〈台灣民間佛教「巖仔」信仰之研究〉，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 蘇全正，〈任重道遠、雲淡風清——以道源長老擔任中國佛教會第五屆理事長為中心之探討〉，收錄於《中國佛教會遷臺六十週年——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年。

四、雜誌、未刊稿

- 胡建國主編，〈德欽大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三輯》，台北縣：國史館，2000年。
- 國史館編印，〈林吳帖女士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三輯》，台北縣：國史館，1995年。
- 晴虛修嚴撰，〈德真長老生平行誼〉，德真長老圓寂讚頌委員會編，《德真長老生平事略》，台中市：台中市靈山寺，1991年。
- 廣化振教編，〈律航法師年譜初編〉，《獅子吼》2（7），台北市：獅子吼

月刊社，1963年。

廣化振教編，〈律航法師年譜初編（續）〉，《獅子吼》2（12），台北市：

獅子吼月刊社，1964年。

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聞法師訪問記錄〉，未刊稿，
於台中市靈山寺，2011年5月27日。

蘇全正訪問、記錄、整理，〈台中市靈山寺普慧法師訪問記錄〉，未刊稿，
於台中市靈山寺，2011年5月27日。

蘇全正，〈民國佛教人物與政治——以太虛法師為中心〉，2007年，未刊
稿。

蘇全正，〈日治臺籍日本佛教僧侶的法脈傳承史料——以曹洞宗僧江克
紹為例〉，侯坤宏主編，《台灣佛教研究》2（2），2013年12月。

（責任編輯：釋心皓）